土默热红学续

——《红楼梦》思想源流与文化传承新探

土默热红学由洪昇论、雅园论、西溟论、盘山论、《长生殿》论、叙堂合一论、南明旗色论、南宋文化论、遗民思想论、夫妻著书论、三源分流论十一个部分组成，自成系统并自圆其说，与以往的任何红学成说都完全不同。土默热红学的治学方法，既不同于传统红学的索隐附会，也不同于当今主流红学的繁琐探佚，而是将文学、史学、经学的研究方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独创的一种全新方法。

土默热 著
秦轩 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内容简介】

土默热红学并不完全否定当今主流红学关于曹雪芹这个人物同《红楼梦》的特殊关系。《红楼梦》确实是在乾隆中期由曹雪芹传抄出来的，但创作时间在清朝初年，比曹雪芹要早一个甲子时间。

《红楼梦》的作者，也就是书中那个深自忏悔的「我」，作品的主人公宝玉的原型，是清初的大文学家、戏曲家、诗人洪昇；书中大观园原型，是洪昇的故园杭州西溪的一组江南园林；书中金陵十二钗的原型，是洪昇的姐妹「蕉园十二钗」；书中「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四大家族」原型，是洪黄钱顾四个在清初败落的「百年望族」。洪昇创作《红楼梦》的缘起，是迭经三次「家难」后，对自己和姐妹们青少年时期美好生活的辛酸回忆，与对造成「茫茫白地」悲剧结局的痛苦反思。

土默热红学不仅按照文学创作三要素，清楚地揭示了《红楼梦》作品的时间、地点、人物来源，而且还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指导，通过历史考证和文学考证，充分证明了《红楼梦》是明末清初特定历史的产物，是「晚明文化气脉的产物」，而不是某个作家「天才」脑袋杜撰的产物。

《红楼梦》的创作主旨，是写洪昇心中不吐不快的「国仇家恨」，是一代封建知识分子的人生挽歌，是一群知识女性的命运挽歌，是一世封建名门望族的衰落挽歌，是一个封建王朝的覆亡挽歌。

【责任编辑】郭美英　【封面设计】施凌云

ISBN 7-206-05120-0
9 787206 051203
ISBN 7-206-05120-0
定价：42.00元

土默热红学续

——《红楼梦》思想源流与文化传承新探

土默热著
秦轩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土默热红学续/土默热著.—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12
ISBN 7-206-05120-0
Ⅰ.土… Ⅱ.土… Ⅲ.《红楼梦》研究
Ⅳ.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9835 号

土默热红学续 Tu Mo Re Hong Xue Xu

著　　者 / 土默热　　**整体设计** / 施凌云
责任编辑 / 郭美英

出 版 者 / 吉林人民出版社　　0431-85378038
(中国·长春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发 行 者 / 吉林人民出版社
印　　刷 / 长春市第九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 28.75
版　　次 /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字　　数** / 520 千字
印　　次 /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5 000 册

标准书号 / ISBN 7-206-05120-0
定　　价 / 4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独起凭栏对晓风，
满溪春水小桥东。
始知昨夜红楼梦，
身在桃花万树中。

——陈子龙《春日早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读《西溪泛红》感言

土默热

今年四月，受主办方杭州西溪湿地管委会、西溪文化研究会、吉林人民出版社之邀，笔者出席了在杭州西溪湿地公园举办的“《红楼梦》与西溪文化研讨会”。国内四十多位知名红学专家也应邀参加了会议。会上，与会的专家学者们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学术交流和争鸣，令笔者受益匪浅。

笔者的《红楼梦》研究，长期以来基本上是处于封闭状态，与外界交流不多。初次参加这么多著名红学专家学者集聚一堂的盛会，自然要主动或被动地进行一些切磋探讨。对参加会议的各位专家，笔者的第一印象是复杂的，他们有的风度翩翩、谈吐精妙，有的学富五车、旁征博引，总之都是一副大学者的气魄，令笔者这个“土老冒”心仪折服。他们对《土默热红学》的态度也各有千秋，有的热情鼓励、奖掖提携，有的傲然置之、旁若无人，有的旁敲侧击、冷嘲热讽。笔者对这些赞成、冷漠或反对的意见，自然印象深刻；但并未以其意见之左袒或右袒划分“敌我阵营”，而是把这些专家学者一律引为良师益友。

在这些专家学者中，给笔者印象最深刻，感受最亲切的一位，是浙江省作协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黄亚洲先生。之所以形成如此印象，主要原因倒不在黄先生对笔者学说的赞成和支持，而在于一个知名学者所表现的那种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治学态度。黄先生是国内知名作家，目前正在搞《红楼梦》新版电视连续剧脚本创作。《红楼梦》研究本来应该是文学研究范畴的事情，有知名作家来介入《红楼梦》研究，是红学之幸。似乎不应该以知名作家刘心武先生创立“秦学”，而排斥作家进入《红楼梦》研究圈子中来。对于文学研究来说，作家毕竟是最有发言权的。与黄先生能够成为笔砚交，笔者引以为幸。

西溪研讨会结束以后，黄亚洲先生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西溪泛红》，用优美的文学语言，对笔者的研究成果加以鼓励，对笔者的学术境遇给予同情，令笔者好生感动，赋《感怀》一首。笔者的学生秦轩，将这首《感怀》诗寄给黄亚洲先生，黄先生在“博客”上又发表了《西溪泛红之二》的文



章，继续对笔者给予关怀和鼓励。

用黄亚洲先生的话说，笔者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蒙古族汉子”。一部红学史，其中也包含着蒙古族学者的巨大贡献，从哈斯宝到三多，这些蒙古族学者的红学成果，至今仍是红学园圃中的璀璨奇葩。笔者虽然不学无文，不敢同本民族先人比肩，但对《红楼梦》的热爱，同先人则是一脉相承的。蒙古民族的特性是热情、爽直、真诚、坦白，交友忠贞不渝。在蒙古族汉子的《〈土默热红学〉续》出版之际，愿意用亲爱的汉族兄弟黄亚洲的两篇《西溪泛红》，做这部专集的序言。愿《西溪泛红》与《土默热红学》相伴而行，同开生面。黄亚洲与土默热之间的友谊，将印证汉蒙两个民族的学者，在学术领域中也是“两个离不开”的常青树！

西溪泛红

黄亚洲

今日相握土默热的手，才知此公不仅特能想，还特能说。

他相携宝黛钗降落于杭州西溪，并且亲手给这一干怨家打开了一幢幢房门：怡红院原来是洪园，蘅芜苑原来是花坞，潇湘馆原来叫竹窗（洪昇老友高士奇接驾康熙南巡之地），稻香村原来叫柴门，芦雪庵原来就是西溪名景秋雪庵。

他又给这一干女子正名：金陵十二钗正称应为“西冷十二钗”。清初杭州女子诗社“蕉园诗社”（蕉园五子和蕉园七子）原来就是这帮冤家结社吟诗的原生态。

土默热这位蒙古族汉子说他目前很孤独，我认为这种孤独状态是正常的，你推倒了一座大厦，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站着，太阳光底下当然只有自己的影子了。

杭州籍红学家杜春耕吃中饭的时候对他说：“我赞同你有些观点，但有些地方我仍旧有看法。”这样的评价也应该算是同行之中赞同度很高的话了。

不管土默热的“空降部队”最终能否固守阵地，西溪反正是有福了。我以很大的兴趣注视这一场事变，并且愿意以杭州市文化顾问的身份推荐土默热先生为杭州市荣誉市民。

来自草原的文化旋风于2006年所向无敌地南下，包括春晚的那首“吉祥三宝”。

春天到了，西溪泛红，宝黛钗毕现，二期工程上马，真的都是有趣的事情。

文章见黄亚洲博客4.16日记。hyzdxz 发表于2006-4-16 16:49:00

西溪泛红之二

黄亚洲

接东北秦轩先生函。

函称："我是土默热老师的学生，也参加了4月份的西溪文化与《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会上见到您，并认真地听了您的讲话。土老师及我们学生，都感到您很敏锐，并得知您在改编《红楼梦》剧本，准备重拍电视剧《红楼梦》。在为土老师整理书稿的过程中，看到两份稿件（曾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刊登），这两篇文章是《〈红楼梦〉与东北方言》和《再谈〈红楼梦〉与东北方言》。您是南方人，或许对东北民间的方言与习俗不很了解，而土老师的这两篇论文对《红楼梦》中的人物对话、方言俗语特色、风俗活动等都与东北方言与习俗进行了详尽的阐述、比较和勘正，相信会对您重拍《红楼梦》有所裨益。在征求土老师意见时，他也非常赞同将这两篇文章提供给您，希望能对您重拍《红楼梦》有参考价值。欢迎您到东北来做客！另，我们在网上读到您《西溪泛红》一文，推荐给土老师，他很感慨，赋有诗一首，一并给您寄来。"

然后是土默热先生的一首五言诗，题为《西溪泛红》，内容是：近读黄亚洲先生"西溪泛红"一文，感慨良多。借用黄亚洲先生文章题目，赋得感怀一首：

久慕溪流绿，今闻水泛红。
寻梦深潭口，探幽芦雪庭。
稗畦英魂舞，蕉园艳魄迎。
冤孽栖闲地，无尽大观情。

土默热赋于西溪戊春三月

土默热先生之所以感怀，是因为他在西溪的那场演讲有人共鸣了，起码我是一个。我为土默热先生的大胆假设和缜密求证感动，也为他目前的孤独感动。

西溪的水是绿的，不容易泛红，西溪泛红是因为有一只手很深入地搅动了历史的淤泥。别人没有到这样的深度，一位蒙族汉子的手却一直抠向了河底。

土默热将"一干冤孽"放在了西溪，这很有些石破天惊。对于历史来说，土默热和类似土默热的人才是"一干冤孽"，他们常常会出人不意地将历史的骨牌重新撸一遍，使人们在回望之时大吃一惊，原来我们一路走来的风景都是戴着某种面具的。



大胆假设和小心求证是胡适先生治学的重要准则，但正是胡适先生的某个小心求证之后的结果，成了许多红学家从此不敢再大胆假设的罩门，胡适先生的光环确实扎眼，众人的眼疾很可能由此产生。

敢于从源头上说一些与众不同的话是很需勇气的，这是一种变异，但是变异往往也是历史的拐点，惯性很大的历史总是需要变异来加以校正的。然而变异的代价也大，且不必说中世纪那个不尊重地球皇位的人被火活活烧死的著名故事，上世纪和本世纪那些敢于说出鹿就是鹿的人，不也是一个个很孤独的吗，没钉在木架子上焚烧已是万幸了。

总还是有人敢于评价皇帝的新衣的，他们遵循的是事实，事实是长春之树，被风摇动着，在当代人面前或者在下一代人面前或者在下两代人面前，发出真实的声响，总是有人在这种真实的声响里陶醉，不惜醉眼朦胧，目如剑炬，孤芳自赏。

土默热的魅力就在于此，而我也相信，他的孤独将是暂时的，尽管他现在知音很少，只有他的一群忠实的学生在拼命维护师道尊严，我很愿意信奉土默热的推断和求证，因为我是杭州人，浓郁的乡土之情造就了我对这位酿成“西溪泛红”的蒙族兄长有一种天然的阶级感情。

西溪二期工程要开工了，我感觉在新建的“洪园”中可以辟一“土默热红学陈列室”，陈列一些土默热手稿，解说他的主要红学论点，甚至在室内可置一土默热铜像，因为土默热对杭州人氏洪昇功莫大焉，对西溪湿地功莫大焉，置一铜像不为过。

愿西溪真的从此红了，越来越红，让远在东北的土默热先生和他的学生们远远望见，相视一笑，生出“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样的欣慰之情。



文章见黄亚洲博客 2006.7.6 日记 hyzdxz 发表于 2006-7-6 16:21:00

目　录

序——读《西溪泛红》感言 —— 001

一、有凤来仪篇 —— 001

1.“有凤来仪”与“大舜正裔” —— 002

2.《红楼梦》“绛珠神瑛”神话溯源 —— 005

3.《红楼梦》为什么要写“小耗子偷香玉”故事 —— 027

4.“元妃省亲”的故事是何时写成的 —— 035

5. 满纸自怜题素怨　片言谁解诉秋心 —— 044

——洪昇是《红楼梦》原作者推论

6.《红楼梦》妇女观发微 —— 077

二、太虚幻境篇 —— 087

7. 洪昇与石头 —— 088

8. 靖本　明远堂　拙生考证 —— 096

9. 从“稗畦草堂本”《〈长生殿〉自序》看洪昇创作《红楼梦》的过程及旨趣 —— 117

10.《红楼梦》“作者自云”解读 —— 126

11. 土默热还原《红楼梦》 —— 131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三、芹溪处士篇 —— 137
12. 芹溪考论 —— 138
13. 再考芹溪 —— 147
14. 创作《红楼梦》的"芹溪"究竟是谁? —— 154
15.《红楼梦》与《履霜操》 —— 158
16."色健茂金萱"诗句为什么是"颂圣" —— 170

四、蕉园绛云篇 —— 175
17.《红楼梦》应是"蕉园诗社"传记性小说 —— 176
18.《红楼梦》仿作南明妓女诗考辩 —— 182
19.《红楼梦》与《织锦记》同源考辩 —— 194
20. 林黛玉·林以宁·柳如是 —— 196
21. 红楼三钗名字正解 —— 201
22. 灯火阑珊林黛玉 —— 206
23. 钗黛为什么共用判词 —— 212

五、风月宝鉴篇 —— 223
24. 从洪昇的人生轨迹看《红楼梦》的创作过程和作品结构 —— 224
25. 洪昇初创《红楼梦》始末 —— 253
26. 好一个秦可卿! —— 263
27. 皇商家族与冷香怪药 —— 269

28. “天下古今第一淫人”辨析 —— 275
——论《红楼梦》与明末文人心态之关系
29. 宝玉为什么患有“爱红毛病” —— 280

六、探隐抉疑篇 —— 283
30. 贾雨村，掀起你的盖头来 —— 284
31. 赵香梗何许人也 —— 291
32. “南汉先生”考证 —— 297
33. 《红楼梦》著作权辩伪 —— 307
34. 大观园中人际称呼探隐 —— 317
35. 贾琏应是成年后的宝玉 —— 322
36. 巧姐为什么能进入金陵十二钗行列 —— 326
37. 从清代避讳制度看《红楼梦》的成书过程 —— 329
38. 红海微澜，继起波涛 —— 333
——读周汝昌先生《红海微澜录》感言

七、唯物史观篇 —— 337
39. 用唯物史观指导《红楼梦》研究 —— 338
40. 胡适新红学的实质是否定《红楼梦》 —— 345
41. 究竟是谁在亵渎《红楼梦》 —— 秦 轩 350
——兼论土默热红学的研究特点
42. 从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看《红楼梦》成书过程 —— 360

43. 从“太虚幻境”看《红楼梦》文学思想传承 —— 370
44. 《红楼梦》何以是个“俗艳女子”？ —— 372
——与徐晋如先生商榷
45. 洪昇的诗才曹雪芹不能望其项背 —— 374

八、楼外谈红篇 —— 377
46. 末世朝阳耀红楼 —— 秦　轩 378
——洪昇逝世三百周年祭
47. 百年红学混乱的根源在于混淆了两部《红楼梦》 —— 381
——论明义本《红楼梦》是曹雪芹“披阅增删”
再创作的《金陵十二钗》
48. 土默热红学考证路径漫谈 —— 秦　轩 404
49. 红学各流派兼容互补的结合点 —— 407
50 大观园·水西庄·西溪 —— 410
51. 《红楼梦》开卷第一回说了“三四门子的话” —— 414
52. 《金玉缘》决无可能是《红楼梦》的初稿本 —— 417
附录一　《红楼梦》与东北方言 —— 420
附录二　再谈《红楼梦》与东北方言 —— 433
附录三　作者小传 —— 443
附录四　洪昇手迹 —— 444
代后记　俞平伯和土默热 —— 秦　轩 445

一 有风来仪篇

“有凤来仪”与“大舜正裔”

元妃省亲是《红楼梦》作品中的重头戏。细读书中这些章节，再联想到红学家们对元妃省亲本事的考证，很容易使人产生以下疑问：

第一，既然《红楼梦》作者要借元妃省亲事写康熙南巡，那么作者为什么要转男作女，把皇帝写成皇妃？又为什么让省亲的动因是当今皇帝“至孝纯仁”，认为“世上至大莫如孝字”？

第二，元妃省亲的接待场所是大观园，主体建筑是大观楼，行幸的第一个地方是“蓼汀花溆”，作者为什么单单把大观园中相对狭窄、并不起眼的潇湘馆，说成是“第一处行幸之处”，又为什么说为这里题名“有凤来仪”“颂圣方可”？

第三，元妃省亲走后，作者为什么一定要让黛玉居住在这里，并为清纯少女黛玉取号为莫名其妙的“潇湘妃子”，刻意把黛玉的眼泪与“窗前也有千竿竹”联系起来，让读者产生“斑竹一枝千滴泪”的联想，马上联想起死了丈夫昼夜哭泣的娥皇女英？

要想解开这些疑问，必须搞清《红楼梦》隐写的皇帝南巡时间地点，以及接驾者究竟是谁。《红楼梦》确实是借元妃省亲写康熙皇帝南巡，但描写的不是曹寅接驾，而是高士奇接驾；接驾地点不是南京织造府，而是杭州的西溪山庄。当然，描写这些场面故事的作者也不是曹雪芹，而是洪昇。高士奇为了接驾，特意在杭州西溪修建了“西溪山庄”，康熙来到这里，见到遍地清溪修竹，十分幽静清雅，内心十分高兴，亲笔为山庄题名“竹窗”，并在诗中赞美这里“十里清溪曲，修篁入望深”。“修篁”就是茂密挺秀的竹林，这就是《红楼梦》书中潇湘馆的真正原型。

作者在书中让宝玉把潇湘馆题名“有凤来仪”，并说这是“颂圣”，众清客全都轰然叫妙，究竟妙在哪里呢？原来，作者这里用的是《尚书》《益稷》篇“箫韶九成，有凤来仪”的典，“韶”乃舜作之乐曲，“凤”字代指凤凰，但凤凰是雌雄成对，凤雄凰雌，“成双对”出现方可称“来仪”。康熙帝南巡携有后妃，称“有凤来仪”很贴切。但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作者使用这个典故，明显是有意把康熙南巡说成“仿舜巡”，有意把康熙与“大舜”（舜帝）联系起来。

据历史记载，舜帝巡游天下，死在南巡的中途“苍梧之野”，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听到凶信，寻找到潇湘（湖南），哭舜帝的泪水染红了斑竹，这就是“潇湘妃子”的出处以及“斑竹一枝千滴泪”之典故。作者在《红楼梦》中使用“潇湘妃子”典故，也明显是有意把康熙皇帝与舜帝加以比附。

《红楼梦》用“有凤来仪”典故写元妃，目的在于影射元妃与“舜”之关系，其根本目的是影射元妃原型康熙皇帝与舜帝之间存在的某种关系。无独有偶，孔尚任的《桃花扇》中也有类似描写：“最喜无祸无灾，活了九十七岁，阅历多少兴亡，又到上元甲子。尧舜临轩，禹皋在位。”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尧舜代表着贤明的君主，代表着君王政治的最高境界，代表着千秋万代受人景仰的圣贤。难道洪昇创作《红楼梦》、孔尚任创作《桃花扇》的目的，都是有心肉麻吹捧歌颂康熙皇帝么？

非也，非也！表面上看，以舜帝喻当朝皇帝，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如此阿谀皇帝者不乏其人，但在清朝初年，这种比附却有其极为特殊敏感的意义，换言之，是具有强烈的讽刺挖苦意味！原来，明清鼎革后，江南正统文人遗民思想严重，往往把刚刚入关的异族统治者称为“胡虏”、“蛮夷”（为防止清廷发现，很多人把“虏”写作“卤”，把“夷”写作“彝”），不肯与之合作，以示“华夷之大防”。清廷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证明自己与汉族不是“华夷大防”之关系，曾经指使一批御用文人，利用《孟子》“舜东夷也，文王西夷也”的提法，考证出舜乃是颛顼的七世孙。颛顼是东夷，因此帝舜自然也是东夷。以此说明汉族最崇拜的“舜”及其后裔殷商，以及殷商后裔的“孔子”，也都是“夷”，因此在满汉民族间根本不存在“华夷大防”问题，并附会满清与殷商同源，就是“东夷”的后代，是舜的正宗后裔，因此是中华之正统，“得天下之正”超过周秦以后中国的历朝历代。

洪昇在《红楼梦》中用潇湘馆和“有凤来仪”典故描写康熙南巡，暗示的应该是这个历史事件。再从《红楼梦》元妃省亲故事一开始，就说皇帝“至孝纯仁”来看，根据史书记载，舜帝正是所谓“至孝纯仁”帝王的典范，他的父亲“瞽叟”屡次三番要害他，他按照“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不陷父母于不义”的原则，一直隐忍到底，对父亲始终尽孝道。《红楼梦》用这个“至孝纯仁”的皇帝影射舜帝，正是明清鼎革后江南遗民文人影射满清宫廷的通常手法。

《红楼梦》在暗中讽刺“大舜正裔”的同时，也没有忘了恶毒咒骂代表胡虏蛮夷的“耶律匈奴”。第六十三回，在描写宝玉同小戏子胡闹时，故意把芳官周边头发剃掉，让她打扮成“小骚鞑子”模样，并说：“既这等，再起个番名，叫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